

虛 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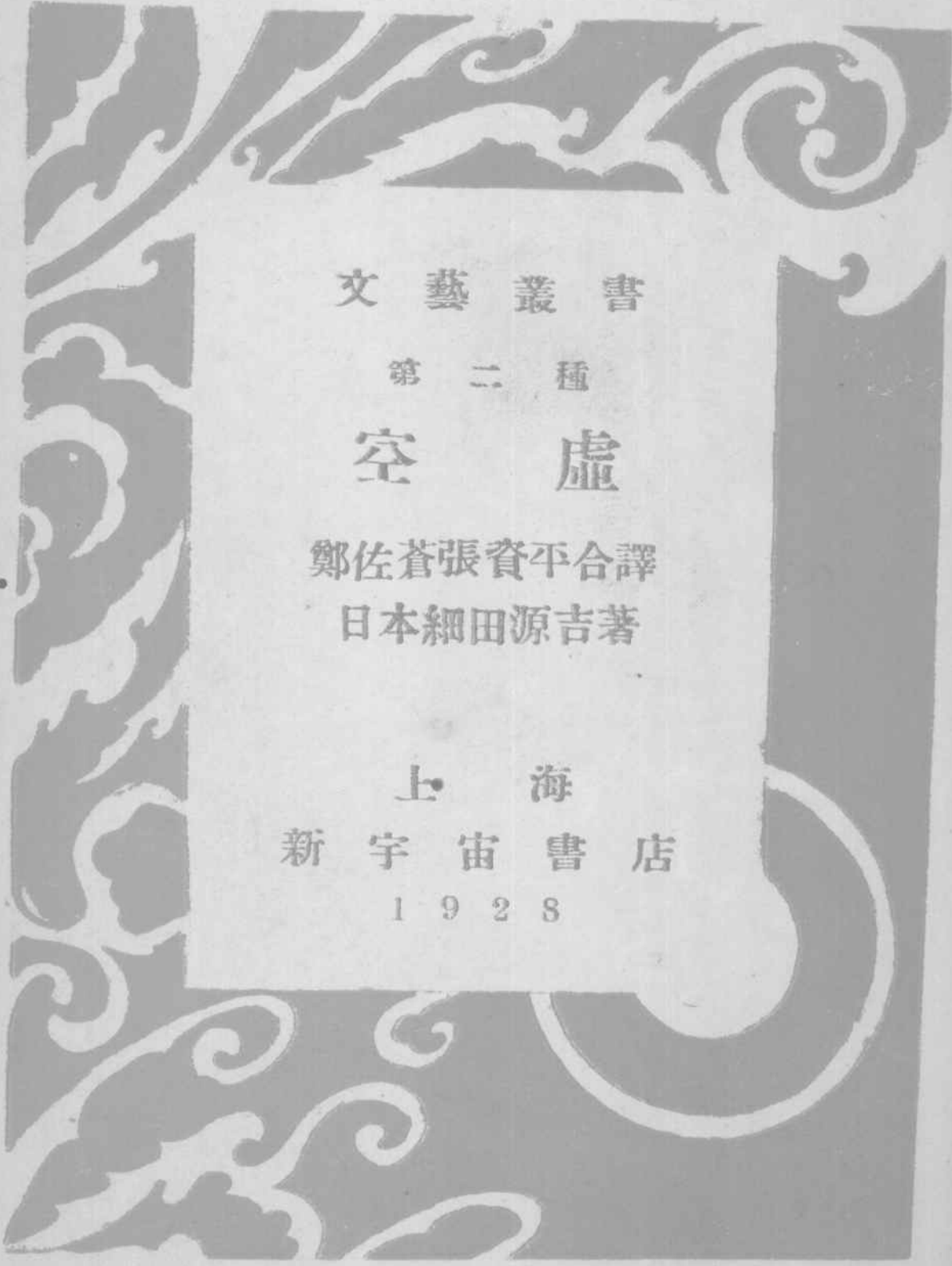
譯 合 蒼 平 佐 資 鄭 張



上 海

新 宇 宙 書 店

1 9 2 8



文藝叢書

第二種

空虛

鄭佐蒼張資平合譯

日本細田源吉著

上海

新宇宙書店

1928

空 虛

何
日
空
虛

(一)

樓下面有種種嘈雜的音響，門廊的柱上懸掛着的大鐘，發條儘量放鬆了似的，懶懶地敲了八下，就沒聲息了。過了一忽，聽見走廊裏有踏着草鞋走路的音響；廚房裏有說話的聲音和洗滌食器的聲音，這些都使人覺着有點寂寞。

二樓的一隅，有間陳舊的四疊半蓆子的房間。房裏面，一個姓柳的大學生，昏昏憤憤地睡着。房裏的電燈，高高地吊起在天花板上。微黃色的電光

映着他的瘦顏，呈一種不愉快的蒼黑色。

他想今天晚上怎樣地過去呢？溫習學校的功課嗎，散步嗎，訪友嗎，此外還想了種種的事情，但都沒一件可以合他的意的。一瞬間，他忽然想到明日那討厭的英作文功課來了。今天晚上若不用點功夫，明日在那許多同學的面前，那個不給人方便的教員，看見自己紅漲了臉，越發要逼自己上黑板前去做給他看的。但是，他又想到了解決難題的辦法了，就是不把牠放在心上就算了。

“沒有預備”

說了後，把兩隻耳朵掩起來就拉倒了。他是準備明天這樣去對付教員的。

隔壁的四疊半蓆子的房子裏，有個同校——私立法科大學的學生，兩三日前才搬來住的，好像在那兒讀甚麼書似的。他聽了很覺慚惡，他想近這半個月來，不知什麼緣故在自己的房裏，總是坐臥不安的。他的性質本來是很害羞的，很小心的，除

讀書以外，傍的事情一切不管。怎樣今竟變到這步田地呢？

這樣的生活若繼續下去，一定要墮落吧！想起來他也覺得非常的不安。但是，精神緊張後，就有一度鬆解的反應，疲倦襲來，仍舊睡下去了。

墮落？就墮落了。也沒有甚麼。有了墮落的理由是沒有法子的。那些事現在管不了許多啊！寂寞的很，寂寞的很，實在是沒有辦法啊！這種寂寞的情緒，若是想不出補救的方法，是甚麼都做不成的了，就是到學校去上課，也是無意義的了。

他以爲他的青春是徒然斷送了。每月除了少數的學費，不能再有餘款去活動活動；又沒有能潤澤自己心意的女性，自然是不會碰着熱烈的戀愛的。他一件件地在心頭默默想這些事情，又想到他自己最近的容貌來了。這差不多使他完全失望了。他意氣消沉起來，他以爲他的天賦的苦命會使他變成最不幸的人的。“……如果有漂亮的容貌，

也不會嘗這麼悲慘的滋味了吧！就是挺胸扼臂，做起那傲然不與女性親近的樣子，也可以愉快地過日子了啊！”他有這許多心事，完全是起因於他近日所往來的一個曖昧人家的女性。近兩三天她弄得他坐立都不安了。他亦想試試怎麼樣才能將那女性忘掉，因為他近來看出那女性好像半點都不喜歡他，他想這都是因為自己的容貌沒有媚惑女性的能力。

他把上半身坐起來，靠近一張小書棹，由抽斗裏取出一面小鏡子來，苦苦凝視着自己的顏面。

(二)

一瞬間映在小鏡子上的他的面容，毛髮生滿了的額角，不含情的眉毛，高懸着的鼻樑，算不得豐滿的頰肉等等；他自己凝視着的時候，懸想着女性的眼光馬上起了絕望的感覺，將鏡子摔在一傍，不願再看下去了。

“怪樣子的男子啊！”

他自己低聲的嘲笑着自己。“所以自己不會給她愛上，那女子的眼睛不知見過多少男子了，像我這樣的人，她是看到不要看了的啊！”

對手的女性操的是迎新送舊的職業，她的眼睛多麼銳利多麼有經驗了的；拿他的缺乏迷力的容貌，向普通女性求愛般的，去向她求愛，他自己亦覺得這事是近於滑稽了。

於是，他故意咒咀對手的女性了，沒有價值的，墮落的，不潔的東西，太不知道女性的尊嚴了，為什麼墮落到那私娼窟裏去呢？一夜裏把自己的肉體允許給幾個男人去蹂躪，還有戀慕的價值嗎？他故意地這樣想着，咒咀着，但那女性的影子在他的心裏閃現時，又不能不將這種心理一下推翻。

他想起認識她時，恰是半月前的一天晚上。他和兩三個同學，在客店裏喝了酒，一齊很高興的經過一條小巷子，那巷子雖然狹隘，但是在學校的近

旁，到了近來，有了二三家很惹人注目的小酒館。當時大家都高聲地嘻笑着，在酒店面前，走了過去。走到一家門前就是最大的 M 酒館，一齊進去。接着有兩三個青年女子走進他們的房裏來，裏面有一個穿細白條的外衣的女子——與其說她是女招待，不如說她是像個藝妓——一年紀約二十二三歲，吸引了衆人的視線，那個就是他的對手了。當時其他的女子，在那兒很得意的說些下流的，風流的笑話。祇有她坐在旁邊表示出一種很優美的嬌媚，說話的調子，也很鎮靜。後來賬房那邊把琵琶送過來了，她就一邊彈着，一邊低聲地唱一些小調。

“啊！你也會彈琵琶嗎？”

一個同學像很驚異地在這樣說，大家都像出乎意料之外般地讚美她起來了。就中姓柳的最興奮的說：

“你爲甚麼在這樣的地方？有你這樣的本領彈得一手好琵琶，可以做頂好的藝妓了的……與

其在這裏住着，率性去當藝妓不好些嗎？”

“啊啦！這位先生會灌迷湯咧！”

她表示一種很嬌媚而美的微笑這樣說着。

“我們就讓柳留在這兒罷！”

當時一個友人這樣說。其餘都贊成了。大家都有相當的醉意了。柳雖不能多喝，但是陪着大家儘量地喝了，醉的很厲害了，隨便的橫躺着，聽大家的說話，模模糊糊地好像聽見在很遠的地方的聲音般的。

“好！讓我在這兒也不打緊。我歡喜她，無論怎樣，我是不回去的了。”

他和平時的態度完全不同了，像很負氣地說了後就拉着坐在自己旁邊的女子的手，那女子也就很溫柔地任憑他握手。大家都走了，他一個人坐到深更的時候，才走回宿舍裏去。

“那個女子愛上了你，真是意外！那不太滑稽嗎？”

第二天，一個朋友冷笑他。

——現在他回憶着前後的經過，以及那女子使他動心的情形，第二天那些朋友的說話；當時雖是很得意的聽過去了，但是到了如今，似給他們猜中了。

(三)

爲什麼那天晚上會朦裏懵懂地一個人留在那裏呢？他想着又有一點懊悔。若是那天晚上和大家一起回來，現在也不會嘗着這種毫無意味的悶苦了。

當天晚上那女子送大衆出去後回到他睡着的房裏來說：

“請先生往那邊房裏去罷！這邊弄得太不清爽了啊！”於是將他帶往對面的一間六疊蓆的房裏去了。房子的當中，放着一張很大的棹子，壁龕上面，懸着一幅很粗陋的山水畫。

他移動他的視線望外面，他感着急激的心臟的鼓動，覺得沒意思了，不同興奮狀態時了。不知爲了什麼，他的心理狀態也好像成了一種不得要領無從着手的樣子了。但是，他忍耐着，希冀着那女子或會說出一些甚麼話來的，一切只好任從那女子的支配了。那女子在棹子的對面正襟危坐着，將那包捲烟的紙，扯一張過來，又用她那奢華的，雪白的手指，捻捲起來。只管望着那可愛的沉靜的美麗的女性的容貌，覺得自己的期望像全被破壞了，他不由地就感着一種不足。但是他是一個害羞的人，他的勇氣沒有他的慾望強，所以他不能不按捺下他的一切念頭。

“下次請你早來一刻兒啊！幾時能來？明天？”

明明白白的是那個女子可以做的事情，現在給他的無能弄糟了。他異常不自在地所以勉強說出這句話來的。

“就是來也沒有甚麼意思……”

2/2
3/2
- 7/26 p)

這樣說話的裏面，他以爲他的焦急的心理，已經給她看破了，馬上又補說一句：

“……你若是教我唱歌呢？”

“可以的，我教你唱啊！所以你下次一個人早些來咧！”

於是一時間他心緒混亂起來，覺得她向他說話好像在甚麼遠地方，他都沒有聽清楚。他明白了，若是他再說上一些願望的話來，那麼那事情就一定可以很露骨的見得着的。

今晚就這樣回去吧！他最後好像自己心裏很得着了解決似的。

“那麼，下次真得來早點吧！”

——他的心，已是那樣的被她牽引着去了，到了現在反省起來是異常痛苦的。她到了最後的時候，不管他如何的焦急不費事的將他拒絕了的事實也不只那一晚了。說起來，屢屢如此，她愈躲避，他的熱度也就愈高昂起來。

“爲什麼那女子是那樣的呢？在那樣的地方無論對着甚麼男性都是那個樣子麼？恐怕未見得個個都是不高興的吧！”

但是，從那時以後，他將她的種種表情，描想出來，很不高興的。但是，那些表情裏面，沒一樣不是有說不出所以然的迷力。

好了，忘掉她罷！他有時這樣想。

• “那樣的女子，不理她罷！任她去罷！被她這樣的拒絕了，還要去想她真是沒志氣了！”

他想到一個友人的說話了。那個友人是同大學的文科生，比他班次高些，無論什麼時候總是一個人埋在圖書館像在研究甚麼問題，他因爲那個人是不易接近的，所以對那友人祇取疏遠的態度。有一天，他和那友人談話的時候，談論到列爾蒙托夫的小說裏的青年主人公。飽學的友人說克魯泡特金對那青年主人公的批評是這樣的。

(四)

那批評是說那小說的青年主人公比鮑希金的阿紐金還要優秀些，但結局他除了癡狂的戀愛以外祇是個不能夠利用他自己的能力的利己主義者罷了。

他現在想到那批評了。自己近來好像迷戀着那個女性了，自己究是一個沒志氣，沒用處的人了。

“我又沒有像那青年主人公的那樣大的能力但是不自量地愛戀着那個女性，而那女性，還許是私娼罷！”

他是這樣地想着，將對方的女性，咒咀一番；但住在私娼窟裏不像私娼一樣賣身的她又浮在腦海裏來了。他自己明白了他又不能自制了。對她的咒咀不過是一種虛張聲勢罷了！

“列爾蒙托夫的主人公對於異性是有一種很

可憎惡的男性的誇。但是我呢，看要怎樣才能夠得到那女性的歡心。她家裏也去了好多次數了。”他這樣想着，以爲自己是沒志氣的人了。列爾蒙托夫的青年和名叫撒愷霞的一個少女在過節的晚上戀愛起來了。他稍爲用了點手段將那少女誘拐過來，帶進自己的堡壘裏。幾天之中，那少女只以淚洗面不容受他的要求。但不知由什麼時候起的，她對他發生了愛了。這麼一來，那青年馬上又變了，討厭棄起那少女了，待遇她很殘酷的。到了後來他讓以前狂熱的戀慕着她的一個當地的青年把她刺殺了。其後那青年主人公在高加索的溫泉場裏和一個公爵的小姐認識了。但是有個無聊的軍官戀愛着那個小姐，在那青年眼裏看來那軍官對那小姐像失掉了魂魄似的很有些滑稽，因此他發生了好奇心，想將那美麗的小姐爭奪過來，所以每次遇有機會，就故意當那小姐面前揶揄那軍官一頓以爲快意。到了後來竟惹起了那個小姐的興趣，漸漸和青年

要好起來了。最後他們倆就發生了戀愛了。但青年對那小姐馬上又變卦了。他的情敵，失戀的軍官，要求 and 青年決鬥，但那青年毫不費力的將那軍官殺死了。拒絕了那小姐的愛，離開了溫泉地方……他空想着那頭腦明晰的利己主義者的青年對於異性回頭得很快的那一點，差不多五體投地的佩服了。

“像自己這樣表示出急色的樣子，大概是不能觸動女性的興味罷。尤其是和男性狎弄慣了的那個女人——她恐怕在輕視我，所以對我取這樣的態度啊！對他人恐怕未見得是這樣的吧！”

他的心總不能離開了那個女性。但他想着住在那樣地方的女性是否能夠保持潔白，在他是很懷疑的。他又突然氣沖沖地說；“好！不管她罷了！自己現在不能謀甚麼生活，只空想着一個女性，未免太不量力了。真煩悶極了。”

隔壁房裏的勤勉的法科學生好像在窗下行深呼吸，吸了新鮮空氣，仍舊回到自己書棹前去似的。